

从“为水所困”到“因水而兴”

湖南岳阳“水乡”湘阴探求治水新路

位于湘江与洞庭交汇处的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，湖区及江河水域面积占县域总面积的70%，属于典型“水乡”。洪水、污水、水质型缺水……“为水所困”是湘阴一度面临的问题。

近年来，湘阴聚焦水安全，优化水环境，发展水经济，充分发挥水的优势，走上一条谋求人水和谐、因水而兴的治水新路。

水乡“为水所困”

湘阴因水得名，县域内除了有湘江等7条干支河流过境，还有大型天然湖泊18个，水库127座，防洪大堤402公里。江河纵横、水网密布、沃野千里，这片土地沉淀着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的历史荣光。

但是，丰富的水资源也曾带来无尽烦恼。据统计，仅从1990年至2022年，湘阴就发生水灾8次，1998年更是发生历史罕见洪水，全县直接经济损失25亿元。在一些小垸子，“十年九涝”“十年九不收”并非夸张说法。

水患不绝，影响了湘阴的经济社会发展。上世纪80年代前后，在当地传播甚广的“十冬腊月不修塘，五荒六月喊爹娘”等民谚，背后是湘阴人民长期被困于“冬春挑堤，夏秋防洪”四季轮回的沉重负担。连年防汛抗洪，增加了地方财政压力，也影响着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。

困扰当地发展的不仅有水患，还有一度突出的水污染问题。由于雨污合流等，大量生活污水直排，多种污染物进入水域，导致县城及周边大面积水体成为黑臭水体。“还有粗放的农业种养方式，重肥重药，导致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突出，不管城市还是乡村，水污染普遍存在。”岳阳市生态环境局湘阴分局督察专员张利军说。

水资源丰富的湘阴，却一度取用地下水作为饮用水源。由于地表水污染问题较突出，城区建了三个取用地下水的水厂，另外还有57眼水井，年取地下水2300多万立方米。

长期过度开采，导致县城地下水的可采深度从上世纪70年代的70多米，降至目前的200多米，15眼水井陆续枯竭报废，前些年县城部分片区开始出现水压不够、供水紧张的情况。“2017年，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指出，湘阴有20.06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得不到保障。”守着水窝子喊渴让我们难堪。”湘阴县水利局水资源管理股负责人夏杰峰说。

“靠水吃水”的粗放型发展路径难以为继。禁渔禁捕、砂石禁采、退耕休耕、生猪退养……



横岭湖畔候鸟翔集。

多个传统产业面临转型，部分群众就业、增收压力加大，“水窝子”必须谋划新的“水文章”。

构建“人水和谐”

“水窝子”要发展，首先要化解“人水相争”矛盾，确保水安全。近年来，湘阴持续加强水利建设，建成城市防洪圈。历经2017年、2020年两次洪水“大考”，有效保障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

“在上级的大力支持下，县委、县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，筑起了防洪的安全屏障，终于可以安心谋发展。”湘阴县副县长刘界雄告诉记者。

湘阴还拆除横岭湖水域矮围48处520公里，清退湿地欧美黑杨5.47万亩，2243户渔民全部“洗脚上岸”转产转业，既彰显了“人给水出路”的决心，也能够修复水生态，保护生物多样性，重现旖旎的水乡风光。

治污需要铁腕，湘阴投入县级环保资金15亿多元，推进“洞庭清波”专项行动，开展“十大清湖行动”，高标准整治黑臭水体20处，天然水域全面禁止投肥投饵。

“问题在水里，根子在岸上。”该县副县长邓澳利说，通过水陆整治一体推进，新建集镇污水处理厂15个，改造无害化卫生厕所5.35万户，禁养区畜禽养殖场、非法砂场码头、粘土砖瓦窑厂、水上餐饮船等全部取缔，着力实现标本

兼治。

位于城区的漕溪港，集纳周边各种污水，长期被当地人称为“臭溪港”。“以前一年四季都臭气熏天，从旁边经过要捂着鼻子。”附近居民江胜华说。

湘阴从2017年开始投入1.24亿元，对漕溪港水环境进行治理。清理出淤泥近26万立方米、垃圾8万吨，抽出黑臭水进行处理，陆续投放生石灰等净化水体。水质提升后再投入鱼苗、种植水草，使用增氧机进一步净化水质。为实现源头治理，铺设和改造32公里截污管网，实现雨污分流。

如今的漕溪港已成为湿地公园，是城区居民休闲健身的首选地。“过去人人嫌弃，现在个个喜欢，晚上很多人来这里散步。”江胜华说。

为保证漕溪港们的治理成果长效化，湘阴投入570余万元，对具备监测条件的215个排污（渍）口进行全面监测。建成智慧河湖管理平台，在全县重点水域布置热成像云台摄像机47处，实现对重点水域和岸线24小时全天候监控。“平台实现了多部门信息互通，加上这些‘千里眼’，保护效率高了很多。”湘阴县河湖中心主任肖海说。

近年来，湘阴水生态持续改善，县域内国、省控断面水质全部达标，临资口等多个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水质标准。湘阴还陆

续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、全国第四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。

居民安全饮水状况也发生明显改善。湘阴县水利局局长秦献鹏介绍，湖南前些年不断加大对湘江流域水环境整治，湘江水质不断改善，2020年，投资8.14亿元的湘阴县湘江水厂动工，取用湘江水作为水源。项目一期工程目前接近收尾，预计于今年12月底完工，通过城乡管网连通将惠及30余万群众。“湘阴城区将告别喝地下水的历史，多个地下水取水口陆续被封，每年可以节约地下水资源1700万吨以上。”秦献鹏说。

湘阴将供水保障工程纳入全县乡村振兴“十大引领性工程”，建成27处农村供水工程，全部完成水源地达标建设，近五年新增农村饮用自来水人口30万人，自来水管网通村覆盖率达93%。

探索“治水新路”

对于新时代的治水工作来说，除了确保水安全，更要通过兴水之利、扬水之长，为“水乡”群众创造更多发展机会，彻底告别“靠水吃水”粗放型发展路径。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。湘阴县县长刘世奇说：“水是我们最大的优势，因水而生的美食与美景，傍水而兴的物

不产一根毛线的“毛织之都”如何应对“洗牌”

从广东大朗看中国传统专业镇重塑

拥有2万多家市场主体、全产业链年交易额超600亿元、吸纳就业20多万人……走进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，毛织广告牌、门店和工厂目不暇接，犹如进入了一个“毛织世界”。

这个华南小镇，不产一根毛线，也不是毛衣的消费地，却有“全球每5件毛衣就有1件产自这里”的说法，被业界称为“世界毛织之都”。

面对国际市场动荡、订单竞争加剧的挑战，拥有40多年产业发展史的大朗毛织如何应对变?能否续写危中寻机、转危为机的故事?曾是中国制造业特色鲜明的专业镇将走向何方?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大朗的生产车间、交易中心、电商公司和设计平台寻找答案。

不舍昼夜：不产一根毛线却成为“毛织之都”

夜幕降临，大朗镇的街头巷尾灯火通明，一派繁忙：“针织服饰”“北极绒270色”“现货供应工厂直销”……街边各色广告牌纷纷亮灯，大街小巷内“家家毛线绕，户户织机响”，一辆辆载满纱线、毛织半成品的三轮车飞驰而过。这种车水马龙的场景一直持续到凌晨两三点。

初冬季节，大朗日均气温超过20摄氏度，普通毛织衣物毫无用武之地，更别说保暖性更好的羊毛羊绒。但就在这样一个既不是原料产地，也不是消费市场的“两不靠之地”，却孵化出完备的毛纺织生产链条和商贸集散中心。

“1979年由港商建成第一家毛织工厂，主要是来料加工、产品外销。”东莞市毛纺织行业协会会长叶沛华说，经历多轮冲击和转型，目前大朗毛织产业内销比例已提升到40%以上，从纯生产为主的专业镇向涵盖生产、商贸等各环节的产业集群转变。

当地干部表示，虽然正常的生产步伐受到影响，但毛织产业整体上扛住了冲击、保持了稳定。

东莞升丽丝织有限公司是一家老牌港资企业，产品全部外销，去年出口额1.8亿元，今年预计可达2.2亿元。公司副总经理秦淑军介绍，自2018年起公司关闭了包括上海、江苏盐城、广州在内的五家工厂，集中了订单，同时也在孟加拉国、越南建立了新的工厂。“我们的产品质量和快速反应能力是很多国家工厂不能比的，这仍使我们保持了优势。”

有人关厂，也有人开新厂、扩大生产。在东莞市宏丰服饰有限公司，本报记者看到车间内



大朗毛织企业智能化生产线。

本报记者黄国保摄

数百台毛织机器正繁忙运转，前来拉货的运输车络绎不绝。

董事长李健明说，他从2000年的外贸加工开始，到2016年就拥有了自主品牌。今年新增两个厂区，前9个月营收业绩超过5000万元，已和去年全年持平。“市场压力的确很大，但无所作为就意味着退出，我从没想过放弃，一直在不停奋斗。”

大朗镇毛织管委党支部书记任斌彬说，截至9月，大朗纺织服装市场主体比去年底增加了2320家，外贸出口虽略有下滑，但国内销售的增加填补了这一缺口。

直面洗牌：从“躺也能挣”到“突破痛点”

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大朗毛织较为重视生产环节，市场的旺盛需求让粗放式生产有足够的利润空间，有受访者笑称“市场好的时候，哪怕躺着也能挣钱”。然而，国际形势动荡让不少老客户减少了订单、海外竞争对手抢单势头迅猛、企业正常的生产运输节奏无法保证……复杂的外部因素改变了传统产业的生存环境，大朗毛织也无法置身事外。

唯有进步，才有出路。大朗毛织“以求变应

万变”，越是承压越能激发创新动力，在“痛点”中寻找突破点，不断抢抓先机、提升竞争力。

改变“放水养鱼”的传统思路。

当地干部坦言，过去毛织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“放水养鱼”，虽然形成了较大产业体量和市场份额，但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状态下，放任行业自行发展，会导致“鱼养不大、竞争力下降、市场萎缩”。

从去年底开始，东莞市在纺织服装、食品饮料、家具等3个传统优势产业认定7个产业集群核心区，大朗毛织名列其中。大朗镇已成立毛织行业发展资金，市和镇两级财政配套资金2000万元已到位，重点对企业增产增效、品牌打造、开拓市场进行补贴。

大朗镇委书记郭怀晋说，大朗将用好这一集聚政策推动传统产业科技创新、平台培育和培养龙头企业，转变原来低端加工、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。

加快智能化、数字化的升级步伐。

“竞争激化——需要更好产品——传统设备达不到要求——设备升级”，这是大朗历次设备更新升级的基本逻辑。

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大朗毛织由电脑

织机代替手摇机，使行业发展上了一个台阶。记者观察发现，当下大朗再次进入设备升级的关键期。

东莞市宏丰服饰有限公司花了3000多万元购买新设备。李健明说，“现在竞争更激化，新设备能大大提升产品性价比。我们买机器是为了开拓中高端市场，低端产品已经过剩了。”事实验证了他的判断：设备升级后，企业中高端产品销量倍增，利润更加可观。

除了不断迭代的电脑横机外，一体成型机正成为毛织行业的一个新趋势。

记者在东莞盈云贸易有限公司看到一款进口一体成型机，毛线输入机器6分钟就“吐出”一件完整毛衣，与上一代织机近60分钟出一件毛衣相比，相差一个量级。许多毛织企业加紧与设备商合作。

探索研发设计、线上销售的新业态。

低端加工已成一片红海，部分企业向研发设计发力。东莞市优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理念是：“做有科技的好纱线”。这家以加工起家的企业已没有自己的工厂，而是专注纱线研发，将生产环节发包给上游企业。

该公司总经理胡树理告诉记者，以前毛利不到10%，现在可达15%到20%。2020

流与产业，是我们发展‘水经济’的重点。”

鹤龙湖镇水网纵横，虾蟹是当地特产。近年来，当地以蟹虾作为主导产业，对养殖大户在信贷、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，为他们提供技术、销售等方面服务。蟹虾养殖产业由此逐步做大做强，鹤龙湖镇陆续获评省级特色农业小镇、入选全国农业产业强镇创建名单。

如今，全镇共发展蟹虾等特色水产达3.57万亩，蟹虾年产量8000余吨，形成“龙头企业+合作社+基地+农户”的产业化经营模式，蟹虾主导产业全产业链产值16.89亿元。每到秋天，去鹤龙湖吃螃蟹吸引长株潭诸多客人前往“打卡”。“鹤龙湖螃蟹黄满、膏肥，口味独特，在市场上很受欢迎，每亩纯收益在3000元以上。”养殖大户徐浪告诉记者。

闯出名气的除了鹤龙湖蟹，还有樟树港辣椒等。长在湘江畔，得益于独特的水土条件和小盆地气候，樟树港辣椒口感鲜美，近年来成为“网红”湘菜，曾创下每斤280元的“天价”，还屡屡“一椒难求”。“我们要立足资源禀赋，以争创全国特色水产强县为目标，打造鹤龙湖螃蟹、樟树港辣椒等特色产品，让湘阴现代特色农业做得更好。”湘阴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袁敏哲说。

发展水乡旅游，对毗邻长株潭城市群的湘阴来说，优势与潜力明显。通过持续完善配套建设，洋沙湖等湿地公园正成为周边市民的休闲度假“打卡”地。洋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渔窖小镇的负责人李明波介绍，自2017年6月开园以来，吸引了非遗文创、窑工坊、演艺、飞行营地等特色业态的进驻，满足着多样化游客需求。他说：“今年国庆黄金周，我们客流量达10万人次。”

“水乡”要焕发新活力，离不开现代工业和物流业的支撑。近年来，湘阴着眼于转化水运优势，发展临港经济，吸引更多临港项目落地。

湘阴虞公港位于湘江入洞庭的“咽喉”处，往上游距长沙霞凝铁路货场约60公里，往下游距洞庭湖入长江的三江口87公里。11月26日，湘阴县政府与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、湘水集团签署《虞公港开发建设正式合作协议》。12月9日，总投资约51.6亿元的湘江航道虞公港项目正式动工，力争2024年建成运营，有望成为城陵矶港的延伸港、大宗散货集散中转港和服务长株潭地区的深水港。

刘世奇认为，新时代的治水目标，不仅要实现可靠的水安全、优质的水资源，也要有良好的水生态、宜居的水环境，还要有发达的水经济。他说：“作为古老的水乡，湘阴的发展源头在水，发展后劲也在水。我们努力做好‘水文章’，为走好‘治水患、兴水利、优生态、促发展’的科学治水新路提供‘湘阴探索’。”（本报记者周楠）

年营收不足3000万元，2021年超过4000万元，今年研发的亲肤绒等新产品很受市场欢迎，营收有望超过5000万元。

大朗镇毛一毛织商贸街上，几乎每家服装商铺都打造了自己的直播间。韩一服饰公司负责人陈彬豪说，两年前他将电商团队从广州迁至大朗，这里是生产源头，下单当天就能出货，竞争优势很明显。企业打造样品间，吸引直播团队“拎包入住”，内销平台和跨境电商可以全天候轮播。

集聚转型：传统专业镇“进化”需政策赋能

高端制造业、先进制造业无疑是制造业的拳头，但吸纳就业最多、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传统产业，不仅是很多人的营生，也直接关联百姓衣食住行的品质。

多位受访专家表示，在行业中拥有优势生产能力的“专业镇”，是我国多地经济的重要形态和发展支撑，由市场牵引的“集聚转型”已吹响冲锋号，传统制造再“进化”需要政策赋能再添一把助力。

“只有夕阳车间，没有夕阳产业”。业内人士认为，当前社会上仍存在“传统产业等同于夕阳产业、落后产业”的“认识误区”。从大朗毛织的发展可见，传统产业也有向高质量发展的强烈动力，传统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区需要更多资源支持。

东莞市委党校教授孙晋汉认为，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既有政策不少，但有的规定激励对象必须是“小巨人”企业、专精特新企业，或对企业研发经费、发明专利等提出较高要求，产业链高度分工、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传统制造业很难达到这些硬性指标。相关部门应切实根据传统产业现实状况，以产业集聚规模、带动就业能力、富民作用等为依据，制定更务实有效的政策。

另外，业界认为，传统专业镇有更高质量发展的需求，当下应针对短板弱项打造公共服务平台。生产、分工协作、快速反应是大朗毛织的强项，但研发设计、销售渠道等是弱项。

设科集团大湾区总经理冯永强、东莞在场文创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徐丽萍等企业负责人呼吁，政府应投入更多资源搭建产业公共服务平台，针对设备升级的关键问题进行攻关，大力培育创意工厂、设计师品牌，加强校企合作补齐人才短板，引导产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。

东莞理工学院经济和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川认为，要将传统产业整体打造成区域品牌，对研发、生产、品控都有更高要求，但唯有努力将区域品牌建设成为国际品牌，将“漫天星”聚成“一团火”，传统专业镇才有更光明的前景。（本报记者车晓蕙、詹奕嘉、黄浩明）